联合国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346
9 March 1994

CHINESE

## 第三三四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4年3月9日星期三，下午12点2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 | | |
|---|---|---|
| 主　席： | 默里梅先生 | （法国） |
| 成员国： | 阿根廷 | 卡登纳斯先生 |
| | 巴西 | 萨登伯格先生 |
| | 中国 | 李肇星先生 |
| | 捷克共和国 | 库凡达先生 |
| | 吉布提 | 奥拉海耶先生 |
| | 新西兰 | 基廷先生 |
| | 尼日利亚 | 艾瓦赫先生 |
| | 阿曼 | 胡塞比先生 |
| | 巴基斯坦 | 马克先生 |
| | 俄罗斯联邦 | 沃龙佐夫先生 |
| | 卢旺达 | 比齐马纳先生 |
| | 西班牙 | 佩道耶先生 |
| |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 戴维·汉爵士 |
| | 美利坚合众国 | 沃克先生 |



94-85257 (c)

GE

下午12点20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格鲁吉亚局势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格鲁吉亚代表的信,他在信中要求被邀请参加安理会对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格鲁吉亚共和国议会主席和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在陪同下在安全理事会议席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根据事先磋商中达成的谅解举行本次会议的。

安理会成员面前有秘书长关于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局势的报告,该报告载于文件S/1994/253。

第一位发言者是格鲁吉亚共和国议会主席和国家元首爱德华·A·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阁下,我代表安理会向他表示热烈欢迎。我请他讲话。

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格鲁吉亚)(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感谢你和安理会其他成员给我这次机会在此发言。请接受格鲁吉亚人民对安理会恢复阿布哈兹和平、恢复正义及恢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努力的感谢。

安理会的所有决议、秘书长加利先生及其特使布伦纳先生在俄罗斯联邦推动下并在欧安会和称为“格鲁吉亚之友”的非正式小组积极参与下采取的一切步骤,目

的显然都在于实现这些崇高目标。

我在此讲话，对安理会的明智、其帮助我国及其人民实现未来明确和重要前景的愿望和决心寄予厚望。今天，他们没有这种前景，不公正地解决那些流离失所者和平返回其家园的问题、不确定对其安全的可靠与明确的保障、没有一个在完整的格鲁吉亚国的范围内解决阿布哈兹政治地位问题的体面和相互接受的办法，他们就不能在最近或长远的将来有这种前景。

当我环视这个我不久前有机会参加决策的会议厅时，我抱有更大的希望。通过国际社会的努力执行这些决定，给危险冲突地区带来了和平。然而，我知道自那时起世界发生了根本变化，安理会现在必须在国际惯例中前所未有的情况和条件下采取行动。

因此，我希望安理会愿意制定和执行全新的办法，来解决大量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和爆炸局势。从此意义上说，我们认为今天的会议是一次历史性机会--而这并非仅对格鲁吉亚而言。鉴于前苏联辽阔领土上极为复杂的局势，安理会作出的决定可成为全面政治解决其他武装冲突的基础及基本模式。它无疑会推动联合国维持和平职能与维持和平行动在所有这些爆炸性地区的成功执行。这一机会绝不可丧失。

安理会的巨大能力、其权力及其对目前问题性质的了解，使我无需详细陈述阿布哈兹冲突的历史，或详细叙述其根源，现状及其发展性质。秘书长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很多专家的分析以及联合国驻格鲁吉亚代表的报告，充分、广泛和准确地描述了事件。然而，为维持不幸常常被歪曲的真实情况，我要谈谈下列情况。

在我国，我们必须在一系列战线上应付过多的不幸情况。其中最困难和最重要的一个战线，就是打击犯罪的战争。这是从由一个政权的政策所引起的那场危机所继承下来的情况--我将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强大的武装匪帮正恐吓人民，实际上正在共和国广泛地区建立其权力。其行动的范围使我要诚恳坦率地指出，我们被迫接受挑战并以极大的力量来采取行动。

FP

最近,在格鲁吉亚的许多地区,国内部队的分队和警方在重型武器的掩护下针对这些武装团伙采取了若干重大行动,他们解除了这些团伙的武装,消除了其基地并逮捕了团伙的领导人。

这种局面在阿布哈兹和格鲁吉亚西部邻近地区一直持续到1992年8月。将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与俄罗斯连接起来的实际上是唯一的因而是至关重要的铁路几乎每天都成为破坏行为的对象。铁路、桥梁、电站和通讯线路均被毁坏。对货物的大规模截掠导致数十亿卢布的损失;这些货物不仅属于格鲁吉亚,也属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俄罗斯。

此种破坏和恐怖主义组织的大本营则在阿布哈兹。这些强盗集团在邻近地区开展破坏行径后撤回到阿布哈兹境内,寄望于那里复杂的政治局势,政府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那里的人们也遭到监视或被强盗们监禁起来,其中就有政府成员,诸如副总理、内政部长、他的副手、我的国家安全助理及其他人。

在这种情形下,保护陆地交通线路并铲除强盗团伙则成为捍卫我国主权的事情。格鲁吉亚政府在告知阿布哈兹最高苏维埃主席其意图后便向那里派出军事小组,这难道是不寻常和非法的吗?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归根结底,当局有权在其管辖和能力范围内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然而,在阿布哈兹重新部署的部队在那里遭到炮火,并且有人随即便宣布,格鲁吉亚对阿布哈兹犯下侵略行径并已占领其部分领土。占领一国自己的领土,能有这种事情?我不想就此问题进行争辩。

探讨这些问题不是我的任务,提出它们只会转移我们的注意力。政客们和公众时常就谁是第一个来到这块土地进行争辩,从而在对历史进行随意解释和歪曲的站不住脚的基础上试图为阿布哈兹不是格鲁吉亚一部分的论点寻找根据。对那种指称将阿布哈兹视为格鲁吉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没有历史或法律根据的可疑论断,或者人们提及的继前苏联解体后,格鲁吉亚与自治的阿布哈兹之间的所谓联系便随之消

失的说法,我将不予以答复。

但是,我不能不表明,我无法接受这样一种对待历史的态度,即某些有关的方面在对使其作为政治的肮脏陪衬所发挥的作用不满意时甚至以谋杀的工具加以武装。未经更改以适应自相残杀战争的需要的真正的历史始终告诉我们,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自远古就在和平与和睦中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彼此间有着精神和家庭的联系。尽管有些历史学家试图在战场上对该事实提出质疑,但是古代作家和古代格鲁吉亚编年史以及当代知名学者的主要研究著述也提供了证据,他们的结论是不容置疑的: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土地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同格鲁吉亚其它历史悠久的土地是一样的。

除我们具有共同历史之外,我们对我们各民族的当前和未来还负有共同责任。让我们将注意力完全集中到这一点上。这是我在此要完成的任务,并且在这一框架内我想陈述一下我对如何解决该问题的看法和我们的建议。

但在这之前,请允许我表述其它几点总的看法。首先,阿布哈兹的冲突不是一场格鲁吉亚人与阿布哈兹人之间的种族间冲突。这种种族--民族主义色彩是人们有意强加给它的,以便掩饰其煽动者的政治目的。这场冲突是在一个自治共和国内发生的,它围绕着财产、权力及其行使、法律和国家制度的采纳、以及方向的选择等问题。然而,它受到外界以武器、资金、人员、情报和宣传的煽动,并且被政治组织和集团用来谋取其自身的政治私利和其它目的,以便在共和国内外获取政治和物质利益。

冲突各方在种族构成上并不是单一的。秘书长1993年7月1日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局势的报告谈到了他将继续努力发起一个和平进程;该进程:

"涉及格鲁吉亚政府、阿布哈兹双方以及俄罗斯联邦。"(S/26023,英文第19段)

我也愿回顾安全理事会1993年10月19日第876(1993)号决议,它重申安理会对阿布哈兹一方违背1993年7月27日停火协议及其后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行动的坚决

谴责；它还谴责了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遭到杀害的事件。

我愿就该事件讲几句话。在尤里·阿塔瓦先生这位杰出人士殉难之际，陪同他的人不只是格鲁吉亚人，也有阿布哈兹人、俄罗斯人和亚美尼亚人；他们所有人几乎都与其领导人和朋友遭受到同样的命运。不幸的是，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国家官员、代表、记者、作家、学者、医生、工人和土地所有者遭受到枪击、酷刑、超越法律的报复行为、侮辱、殴打和监禁；而所有这些都不区分民族，仅根据一个因素，这个人站在哪一方。

WG

暴力招致暴力，野蛮导致野蛮。无论谈及此点有多么困难，正义都要求我们表明，格鲁吉亚方面冲突各方也对谋杀、烧毁房屋、抢劫和掠夺感到内疚。我不称这些行为象在古达乌塔所作所为那样为“暴虐行为”，但在事实求是的点出这些行为时，我愿强调，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都是我国的公民，我们对他们不分彼此。古达乌塔集团利用最极端的反动力量的空前外部支持，发动了“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而且它在大出风头时并未对人的出身加以区分。阿布哈兹人经常因其他阿布哈兹人不同意该政权的臆断而将其杀害。

对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人员所作的大量调查揭示，格鲁吉亚人和阿布哈兹人互相存在高度的种族宽容，这再次证明了我们的理论：即这场冲突没有种族或民族根源。其根源是凶残的民族主义泥土所灌输的其他因素，我只能把其所衍生的现象称为法西斯。这是一种非同寻常法西斯，是共产主义后时代的法西斯。它产生于共产主义制度的深渊，通过某些集团和宗派的努力，寻求并找到了一个发泄口，而且为政治目的利用了受意识形态压迫的大众自然的民族感情。

尽管很痛苦，但我必须承认，通过在格鲁吉亚独立后上台的政权所作的努力，全国都感受到法西斯主义。我明确称其为土法西斯，因为只有对疾病确诊，才能同其作斗争，我们已同它作了斗争。我国人民理解对其自身、其基础、其生活方式及其所涉传统种族和宗教宽容精神的威胁。

这种威胁并非以一国边界为限。以阿布哈兹的冲突为例,我们已认识到,这种“红色和棕色国际”的联系和协调行动非常广泛,该国际把以前的中心和外围区域结合起来,形成了反抗独立和民主的统一战线。目的是恢复目前仅在极端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旗帜下存在的专制主义政权。阿布哈兹过去也是这样,在那里的冲突爆发很久以前,该地区曾努力建立少数人的种族专制,根据歧视性的选举法,18%的人口有权向自治共和国议会派遣代表,其人数超过所有其他人口。因此,对任何问题的表决都事先注定要有利于少数人,而多数人的权利则受到损害。

第二,我们在冲突开始前后都从未对阿布哈兹建国问题置疑,我们现在也不对该问题置疑。但是,我们只能在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欧安会)原则的有约束力和牢固的构架内谈论建国,并同时顾及阿布哈兹多民族人口的利益,包括占其总人口近一半的格鲁吉亚部分的利益。被“种族清洗”、暴力、胁迫和空前大规模践踏人权驱离阿布哈兹边界的格鲁吉亚人口既丧失了在其祖先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也丧失了对其自己合法利益有保证的保护。

第三,三项停火协定和为执行协定而采取的必要措施再次证实了我们的和平意愿。我要在此忆及第一项协定,该协定是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我在武装冲突爆发不到一个月后,即1992年9月3日签署的,当时我们控制着较多的领土,包括同俄罗斯交界地区和 Psou 河边界的苏呼米和加格拉。

我们在当时或其后都没有以任何种类和战争或胜利作交易。我们没有依赖军事手段解决问题。为了避免流血,我们坐到谈判桌前,并邀请发动这场战争的人参加谈判。事实上,叛乱者--利用强大力量的保护和赞助、在军事及其他方面的支持以及这些力量直接参与冲突--开始专横地提出条件,人们甚至没有怀疑这些条件在法律上是否可行。同违法者很难谈论合法性和法律,但是我们进行了对话并达成了协议,这仅仅是为了制止战争和流血。

众所周知,所有这些协定都遭到背信弃义地践踏,而且违反1993年7月27日的《协定》造成了特别严重的后果。离开苏呼米和其他人口中心的公民都相信有可能

实现和平解决并重返家园。另外,格鲁吉亚方面依照《协定》,已从其控制的领土撤走所有重型设备和人员。

今年9月16日阿布哈兹方面突然攻击手无寸铁的人口中心,这注定使得和平人口成为邪恶意志和残酷暴力下的囚徒而生活着。成千上万人已死于炮击和导弹,更多的成千上万人死在流亡途中。成千上万人被剥夺了住家、家园、财产和养家糊口者,得到的回报是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苦难命运。

如果古达乌塔领导人的传统政策和行为是旨在采取建设性行动,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总是撕毁协定,并破坏目前在日内瓦架构内并已在联合国主持下开始的谈判,那么我本来不会在此开始详尽论述这些众所周知的事件。

有关难民开始返回加利地区的决定没有得到执行。另外,在关于全面解决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冲突的日内瓦第三轮谈判前,在格鲁吉亚人仍然存在的该区域部分地区出现了新的一轮"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2月3日,即格鲁吉亚--俄罗斯条约签署之日,对该区域和平居民曾开始进行为期10天的大规模惩罚性行动。尽管提出了要求,但没有允许联合国观察团的代表前往这些流血事件现场,他们只是在该所谓行动结束后才被允许进入。加利悲剧是对安全理事会第896(1994)号决议的答复,该决议谴责任何旨在改变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人口构成的企图。

GJ

现在让我们谈一下政治地位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问题尤为重要。我已多次说过,并准备再次向全世界重申,对我们来说这里并没有什么困难,这个问题能够在考虑并运用最进步、普遍的欧洲标准来解决。阿布哈兹全体多民族居民都可得到这一好处--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和犹太人。但是显然在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回归前解决地位问题将是不公正的--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希腊人和犹太人--这些难民占阿布哈兹多民族居民的三分之二。

我设想并非每个人都知道在武装冲突开始之前,阿布哈兹享受政治、社会、经

济和文化自治的所有广泛权利，这使阿布哈兹人民的民族特性的发展得到充分保障。阿布哈兹学校的广泛网络在运作；开办了一所阿布哈兹大学；以阿布哈兹语出版报纸、杂志和书籍；建立了全国电台和电视广播；在阿布哈兹宪法的基础上，最高的司法机构政府和最高法院在运作；阿布哈兹语是国语，同格鲁吉亚语和俄语一起使用。

就进一步扩大阿布哈兹权力机构的权限举行了谈判。但是对于分裂分子，这还不够。他们要完全从格鲁吉亚分裂出来，而且为了实现这点，不惜大规模流血。

尽管如此，我们不断十分负责地声明，没有任何事物在威胁阿布哈兹的国籍、阿布哈兹人民的民族特性或阿布哈兹所有多民族居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只要保持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我们准备给予更广泛的权利。

在不超越联合国专家组权限范围的情况下，我们正在此在安全理事会所有7项有关决议的广泛和牢固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建议。但是，古达乌塔政权实际上正在破坏有关地位的谈判。

看来古达乌塔领导人同意参加联合国赞助的谈判后，同意至少尊重安全理事会关于处理此事所勾划的范围。然而，实际上每次会议的经历--第三轮日内瓦谈判便是一例--都恰恰与此相反。

人们不知道我们是否在对付一种拖延的作法，其目的是制造僵局，它将永远破坏全面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并且最重要的是排除难民回归的可能性。

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而且不能得出其它结论，那么对于以联合国为掩护来隐瞒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最后肢解的企图，我们的反应应该是什么呢？

我要说，答案是这样的：只有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以便剥夺反对和平和反对一项解决办法的人操纵若干十分复杂的问题的机会。要这样作，至少必须解开--解开而不是斩断--一项解决办法的棘手难题：在该地区引进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以及就有关阿布哈兹政治地位的谈判取得进展。毕竟，曾在好几个场合使我们信服，通过古达乌塔的所谓努力，朝这一方向的进展正在变得难以实现。

由于各方中的一方以及一小撮人缺乏诚意而使3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以及政治解决的想法受害，这是不能容许的。

对我们来说，关键的问题是通过专门措施确保其安全、权利和利益来保证使他们和平回归祖国。作不到这点，该地区就不可能有和平。二者不可或缺，而总的来说，如果不在冲突地区部署本组织的武装部队，所有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至于阿布哈兹的政治地位问题，已在《日内瓦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授予任务，在该框架内，一方正在行动，而另一方不愿行动。

这并非需要打开的唯一的封闭着的圆圈。对于在冲突区使用联合国武装部队有两种对立的模式--两种概念、两种作法。

第一，阿布哈兹方面提出的所有建议的主题是：沿因古尔河将冲突的各方分开的想法。部队将把它们分开而不干涉各方控制下的领土上所发生的事件。我们本来可以同意这一解决办法，如果最近没有许多令人信服的证明的话：首先，这将趋于强调格鲁吉亚的部分领土被分割的事实以及改变阿布哈兹居民的人口构成；第二，它将使古达乌塔政权成为正在回归的那些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的命运的绝对主人。根据他们最近的惨痛经验，他们不会回到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不能保证其安全、维持其生命以及保护其公民、个人和财产权利的地方去。

加利事件证实了这点。第三轮日内瓦谈判开始之前采取的惩罚性行动包括在这地区夷平好几个村庄、杀害几百人民以及一万五千多人从祖祖辈辈居住的地方出走。

第二种作法如下：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瓜分，也没有理由瓜分任何东西，除了能力以外。对于我们来说，和平解决的最重要和主要的条件是难民和被迫流离失所者的和平回归。加利地区“种族清洗”的继续表明古达乌塔不想或无法为他们提供安全保障。关于古达乌塔领导人要求对他们进行甄别的这一事实，我要提醒你们1994年1月31日通过的决议，根据该决议，安全理事会承认

“受冲突影响的所有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在安全的条件下无先决条件地返回

其家园。”(第896(1994)号决议英语第11段)

在无政府状态、混乱和专横的气氛下创造这些安全条件是有困难的。不能也不应将其托付给一方,它遵守和实施所承诺的义务的能力少说也是令人怀疑的。因此,我们认为,走向和平政治解决的唯一途径是在冲突地区,在因古尔河和 Psou 河之间的所有领土上,部署国际维持和平部队以促进下列目标的解决:

-- 冲突区的全面、分阶段非军事化;

-- 部署国际观察员,创建适当条件使其得以不受阻挠地实施其义务;

-- 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自愿、有尊严地、无先决条件地返回其阿布哈兹的家园;

-- 归还从他们那里攫走的住房、土地和财产;

-- 从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将撤出的地区撤出除联合国武装部队以外的所有武装单位。

-- 停止民族歧视的罪恶作法,尤其是停止旨在改变人口状况的“种族清洗”的继续。

GE

我们关于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阿布哈兹的全面政治解决计划规定:在国际监督下举行选举,导致新的权力机构的建立;在选举前设立一个国际理事会,参加者包括冲突各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的一位代表、俄罗斯联邦、“格鲁吉亚之友”小组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以及建立一个阿布哈兹临时联合国行政当局,以便在国际理事会的领导下履行行政职能。

应当在联合国的主持下,以俄罗斯联邦为协助者并在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的参与下建立一个国际机构;该机构将同国际理事会和格鲁吉亚共和国政府一道制定和执行阿布哈兹经济复苏方案。我通知安理会,我已经向联合国专家组主席乔治·马林维尔尼先生提交了一份请阿布哈兹一方派代表参加起草格鲁吉亚共和国新宪法的建议。

安理会成员知道，我要求在阿布哈兹使用维持和平部队的建议得到了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的赞同。在不到一个月前，安全理事会获悉了我们的联合声明，其部分内容如下：

“在俄罗斯协助下由联合国主持的日内瓦谈判期间，日益显示出只有在冲突地区部署中立的维持和平部队才是外力支持政治进程，促进局势逐步而持续地走向稳定的基本措施。”(S/1994/125，附件)

事实上，尽管其反对者声称赞成解决，实际上却在阻止达成协议。不难预见他们将竭力阻挡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返回。在冲突地区部署联合国部队的任何拖延都将对30万流亡者的命运产生不利的影响，他们所处的绝境可能迫使他们采取自发的行动。

我谨请安理会在作出决定时考虑到所有这些观点。

请允许我重复，我们正努力解决的冲突不能被看作是孤立或地方现象。它是在一个广泛区域最敏感的要道交叉点爆发的，通过这些要道，破坏性冲动波及邻近国家，使俄罗斯南部局势不稳定，并把已经存在另一场同样严重冲突的高加索变为另一个威胁和平的炸药桶。这场冲突的背景是包括中东和其他地区在内的国际安全遭到的广泛破坏。安全理事会结束这场冲突就能大大削弱这一趋势的破坏性力量。这将向那些企图使普遍民主原则服从“血与土地”直觉和极端民族主义和好战主义的人发出警告。这将反过来给侵略性分裂主义的支持者一个具体的教训，这种分裂主义威胁要在分裂的连锁反应中把世界推入火海。

如果安全理事会不这样做，就会使这些势力获得新的力量，并加强其对于其不受惩罚和对国际社会发出未予应付的挑战和无视其意愿和决定的能力的信心，从而蹂躏各国和人民的命运。

我谨请安理会透过和平、发展和民主这三个相关因素的三镜境在更广泛局势的范围内审议这个问题，秘书长把这三个因素称为当今人类的基本优先事项。

沃龙佐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我愿首先欢迎杰出的政治家、格鲁

吉亚共和国议会主席和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来到安全理事会。

俄罗斯代表团非常仔细地听取了格鲁吉亚共和国元首刚才的发言。我们同意他关于国际社会需要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协助处理阿布哈兹冲突的结论。

俄罗斯联邦申明它对阿布哈兹冲突继续未获解决的严重关切,该冲突存在着与政治解决和主要是数十万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返回家园等人道主义问题有关的重要的悬而未决问题。这构成了重新发生大规模流血的真正威胁。显然,武装冲突的重新开始将导致数千人死亡、大量财产被破坏和格鲁吉亚和整个高加索局势的严重不稳定。

为了避免这场悲剧,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坚决支持和平进程。我们认为极其重要的是,安全理事会对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导人和阿布哈兹一方经常提出的在阿布哈兹冲突地区立即展开大规模维持和平行动的请求作出积极的反应。

俄罗斯联邦极其重视谈判取得进展,特别是就在无条件尊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和阿布哈兹人民的国家地位和多民族地位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基础上的全面解决达成协议。作为推动者,我们正积极支持秘书长及其特使同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欧安会)现任主席合作,以推动全面政治解决这一冲突的进程。

在此方面,我们谨向秘书长的格鲁吉亚特使、爱德华·布伦纳大使表示特别赞赏。他以其高超的外交技巧作出了不懈和积极的努力,积极寻找关于政治解决冲突这些基本问题的妥协解决方法。我们认为--纽约的本轮谈判证实--布伦纳大使的努力将为我们指明寻找可被双方接受的协定的道路,这项协定能够为处理这场冲突提供基础。

FP

同时,俄罗斯联邦总统和政府深信,为了促使和平进程取得成功,并最终不可逆转,就必须在阿布哈兹冲突地区迅速部署促成和平部队。显然,只要阿布哈兹地区的人口一半以上的仍在阿布哈兹以外,只要有人仍在试图改变阿布哈兹地区人口的种族结构,阿布哈兹的政治地位就不可能得到最终解决。

俄罗斯联邦完成赞同格鲁吉亚政府的立场,即只有在冲突地区部署维持和平部队,才能真正和有效地确保维持停火,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安全返回阿布哈兹,及当事各方执行已经达成的各项协议。在各方武装部队脱离接触和解除武装,以及从其他地区来参加冲突的所有部队撤离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俄罗斯联邦支持在阿布哈兹冲突地区立即部署一支维持和平部队的建议。任何延误都将不利于冲突的解决。国际社会决不能让任何进一步流血的事件发生。

因德弗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代表美国政府和人民,高兴地欢迎你,谢瓦尔德纳泽主席来到纽约和联合国。虽然这是你作为独立的格鲁吉亚的领袖第一次来访,但本机构和世界舞台对你并不陌生。

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名字将永远同最近历史上所发生的巨变联系在一起,如东欧出现民主;缩小东西方之间的鸿沟,缓解核军备竞赛;以及在安理会中开创一种新的合作精神。

我们也应该记得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当时离任的情况。他出于原则而辞职,准确而有力地告诫人们,反动势力将在前苏联境内重新抬头。然而,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接受并最终着手塑造的改革力量取得了胜利。

仅仅几年前,谢瓦尔德纳泽外长帮助引导他原来的国家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今天,谢瓦尔德纳泽主席要我们帮助他那新独立的国家对付在这一动荡、过渡和变革时期面临的各种挑战。

对格鲁吉亚来说,如同她的许多姐妹共和国一样,从一个附属共和国变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过程是艰难的。格鲁吉亚已经身受内战、经济混乱和民族纠纷的困扰。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政府已尽力解决这些问题,但资源有限。格鲁吉亚人民正经历着极端的困难。作为民主的支持者,我国政府准备进行帮助,并且促请安理会也力所能及地给予帮助。

最紧迫的挑战是设法解决格鲁吉亚境内阿布哈兹地区的残酷战争。这场冲突已经给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痛苦,造成数以千计的格鲁吉亚难民,消耗格鲁吉亚贫乏的

资源,并进一步危及稳定。这些难民许多是被蓄意赶出家园,已不得不在偏远山区渡过一个严冬。我们应该尽力帮助他们尽快和体面地返回。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和其他的国际援助组织正在积极努力,以减轻痛苦,并为遣返作好准备。但是,只有一项政治协定,并且阿布哈兹当局真正承诺保护这些人,才能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必要安全。

我国政府最强烈地申明我们对格鲁吉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支持。我们赞扬联合国鼓励阿布哈兹力量和格鲁吉亚政府之间达成协议的努力。我们希望双方能够达成一项解决办法,其中包括持久停火和难民的返回。如果出现这种书面,只要满足某些条件,我们就将倾向于支持在格鲁吉亚进行一次仔细界定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并鼓励其他国家政府加入我们的努力。而且我可以进一步指出,美国认识到这一问题的紧迫性。

在这方面,我注意到,谢瓦尔德纳泽先生的政府已经表明愿意就阿布哈兹的广泛自治进行谈判。它必须准备详细界定如何行使这种自治。但是,阿布哈兹力量也必须在言行上承认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解决的各种要素现在已经有了,但必须由双方把它汇成一体。

今天的格鲁吉亚问题涉及重要的原则,在当今不断变化的冷战后世界中,这些原则日益重要。格鲁吉亚境内的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前苏联境内其他多事地区将密切地注视着我们在这里的一举一动。不采取行动可能鼓励那些有不满的方面的诉诸暴力,造成一种肯定不会长期得不到填补的权力真空,并重新恢复过去分裂的状况。

格鲁吉亚也需要我们的经济和人道主义援助。如果没有这种援助,物质困难将使我们的一切政治与维持和平努力最终一事无成。今年,我国政府已经认捐了7 00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其他国家的政府也正在援助格鲁吉亚。我们请所有会员国都加入捐献。几个世纪以来,格鲁吉亚人民已一再表现出他们的生命力和毅力。在这一艰难时期,他们--和我们--可以依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其杰出的生涯中充分显示出来的经验、智慧,以及互让的精神。

戴维·汉内爵士（联合王国）（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同其他代表团一起欢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来到安全理事会。我国政府敬佩地注视着他勇敢地领导其人民，并争取在格鲁吉亚恢复秩序。仅仅20个月前，安理会在第763(1992)号决议中欢迎格鲁吉亚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国。在这20个月的时间中，这个国家已经历了严峻的挑战。我们向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和格鲁吉亚人民致敬，对他们在对付这些挑战时所表现出来的决心和爱国精神表示敬意。

在这一严重考验和需要的时期，我国政府已尽其责任，同其他许多国家一起，向格鲁吉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作为格鲁吉亚问题的秘书长之友小组的一员，我们还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作为冲突根源的各种政治问题。我们对秘书长的支持反映了我们对那里目前的局势，特别是成千上万的难民的困境，以及重新爆发战火的持续威胁的深切关注。

我国政府赞同秘书长3月3日报告中的意见，即前苏联境内各新独立国家的局势同其他地区的局势一样，完全值得联合国重视。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事务办事处）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应在格鲁吉亚发挥关键性作用。安全理事会通过其决议，已经设立了联合国格鲁吉亚观察团（联格观察团），负责同阿布哈兹冲突双方保持联系，促进他们执行他们之间已达成的各项协定。秘书长及其特别代表一直在不懈地努力，以推动双方之间的谈判。

WG

我国政府理解并赞赏谢瓦尔德纳泽先生和格鲁吉亚政府表达的紧迫感和他们要求国际社会通过国际维持和平行动进行更加实质性的参与的愿望。安理会将于本月底前在审议秘书长根据第901(1994)号决议的要求提交的报告时开会进一步审议这个问题。但是至关重要的是，在安理会核准维持和平行动之前，应有一个实质性的政治构架，并朝着政治解决取得明显进展。可能交付给有关维持和平部队的任务还必须是明确的，必须避免只是巩固现状。

谈判本星期已在纽约进行，其目的正是实现这样一个政治解决方案。我坦率地

承认，我国代表团对这些谈判尚未取得更多的进展感到失望。但是我们注意到已出现了一些一致点，例如在加强停火安排并使之更加正式化方面。但是在其他关键问题上仍然不确切，这是令人不安的，我国代表团希望这些谈判将立即继续下去，特别是为了澄清需要在开展任何维持和平行动前得到确定的关键问题，确保达成令人满意的协议，使难民能够迅速、无条件地回到家园。

最后，我要强调两点。第一点是，我认为如果目前谈判的一方为了争取时间并巩固其地位而给谈判设置障碍，那么国际社会将不会有很多耐心。第二点是，这个问题的任何解决办法必须尊重格鲁吉亚的领土完整，确保阿布哈兹所有多民族社区的利益。达成一项双方满意的尊重这些原则的协议是实现该区域长期稳定的唯一办法。

库凡达先生（捷克共和国）（以俄语发言）：捷克代表团很高兴有机会听取谢瓦德纳泽总统的发言。这出于两个颇不相同的原因。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格鲁吉亚正在发生的情况。长期友谊的纽带把我们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确，我们两国有某些相似之处。例如从地理上讲，我们注意到第比利斯和布拉格与莫斯科的距离大约相同。在历史上也有重要的相似之处。大约70年前，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摧毁了刚刚摆脱沙皇统治的年轻的格鲁吉亚国家。大约半个世纪前，同样的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摧毁了刚刚从纳粹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前捷克斯洛伐克的民主。

今天两国正受益于冷战后新的自由和民主气氛。人们当然不能忘记谢瓦尔德纳泽总统本人在导致这一局面中发挥的个人作用。我们向他表示一切应有的敬意。

因此，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前往途纽约中，在布拉格停留会见了范克拉夫·哈维尔总统，这不是偶然的。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我国代表团一直十分关心地注视格鲁吉亚的事态发展，并切望尽力提供帮助。至于说就格鲁吉亚局势和安全理事会缓解这一局势的办法发表具体意见，捷克代表团保留在今后发表评论的权利。

（以英语发言）

但我们对有机会听取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阐述感到高兴还有第二个原因。这与

安全理事会的工作方式有关。

许多联合国会员国有时指出,在安全理事会作出决定时,有关方面没有机会向安理会陈述他们的论点。结果,人们感到安全理事会没有应有的透明度和交流。我们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但是,格鲁吉亚通过其总统对尚未开始的安理会的审议作出了实质性贡献。这表明,在必要时可以找到办法使成员能够及时提供意见。主席先生,你这次帮助找到了这样的办法。我国代表团希望,在这方面,今天的会议将预示着今后的情况,安全理事会今后也将找到听取其成员关注的富有想象力的新途径。

萨登贝格先生(巴西)(以英语发言):今天有格鲁吉亚国家元首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先生阁下的光临使安全理事会感到荣幸。我仅代表巴西政府向他表示最热烈的欢迎。

这次会议是在全面政治解决冲突的谈判进入一个十分重要阶段的时候召开的。国际社会随时准备在促进实现这一目标方面作出自己的贡献。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赞扬秘书长特使爱德华·布龙纳先生所做的不懈的外交努力。他在迄今取得的进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还感谢俄罗斯联邦作为和平进程的推动者正在发挥的作用。

我国代表团认为,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原则应依然是谈判的指导原则。我国代表团坚信,正如安全理事会以前有关这个问题的历次决议所指出,在推动和平进程时,应该充分尊重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我们注意到,早日在阿布哈兹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得到了双方的支持,尽管对于它的方式有一些分歧。我们支持部署这一行动,它是全面解决政治冲突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

有关战争在格鲁吉亚造成的成千上万名流离失所者和难民的报告使我们深为关切。这些流离失所者和难民有权安全地回到他们的永久家园。当地人道主义状况的恶化使情况更加悲惨和紧急,应该立即引起国际社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的注视。

巴西代表团将继续密切注视阿布哈兹的事件,期望通过有关各方真诚参加政治谈判早日全面解决这场冲突。

李肇星先生(中国):首先,请允许我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欢迎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德纳泽阁下参加今天安理会的正式会议,感谢他刚才关于格鲁吉亚局势的情况通报。他的讲话将有助于安理会成员更好地了解格鲁吉亚当前的局势。

自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阿布哈兹地区爆发冲突以来,格鲁吉亚的人道主义局势持续恶化,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剧增,平民百姓的生命财产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秘书长在他3月3日的报告当中指出,如果不尽快推进政治进程,战火很快又会重燃,而且还可能蔓延至其它高加索地区,中国代表团对此深表关切。

中国代表团一贯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我们认为,在全面解决格鲁吉亚问题的和平进程当中,格鲁吉亚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此同时,阿布哈兹多民族居民的利益也应该得到保障。

GE

在秘书长及其特使的斡旋下,冲突双方迄今已举行了三轮谈判,并取得了一些进展。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在这一和平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抓住时机,通过此轮实质性谈判,寻求妥善的解决办法。我们敦促有关各方立即实现停火,尽快遣返难民和流离失所人员,并努力创造条件,使联合国能够在格鲁吉亚继续发挥作用,以协助冲突双方进一步推进全面政治解决格鲁吉亚问题的和平进程。

佩道耶先生(西班牙)(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国代表团要同前面的发言者一道,表示对谢瓦尔德纳泽总统今天出席安理会感到高兴。我要代表西班牙政府向他表达声援与鼓励的信息。我们确信,由于他的勇气和个人能力,他的领导才干和他被公认的政治家品质,格鲁吉亚共和国将很快能够实现渴望的和平与稳定。

安理会在先前的决议中清楚和明确地指出,格鲁吉亚局势对该地区和平与稳定构成威胁。它还明确地重申,格鲁吉亚共和国的主权和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不能成为

讨论的对象。西班牙代表团愿强调,尊重1月31日第896(1994)号决议明确提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这一原则应得到重视,该决议指出,各方在谈判中取得的进展,必须考虑到对这一原则的尊重,而阿布哈兹的未来地位必须非常重视这一点。

从这一观点来看,我们认为令人不安的是,阿布哈兹领导人继续宣布他们的目标是独立,而且使用苏库米的媒体--具体地讲是电视和电台公开地这样做。我们还对格鲁吉亚局势的恶化,以及就在2月初专家小组会议在莫斯科举行之时加利地区的战斗加剧表示关注。

我们认为,应加倍努力通过谈判找到一项尊重安理会确立的原则的解决冲突的办法。除非马上取得政治进展,战斗还会加剧。正如谢瓦尔德纳泽总统在发言中提到以及秘书长也讲过的那样,我们所冒的严重危险是,冲突会扩展到极具战略重要性高加索区域的其他地区。

鉴于这种情况,安理会应考虑,在格鲁吉亚建立一支维持和平部队的可能性。遗憾的是,正如秘书长在其3月3日的报告(S/1994/253)中指出的那样,采取这一行动的条件目前并不存在。我们相信,这种局势将很快变化,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本组织资力微薄以及新的维持和平和安全承诺给安理会带来困难,西班牙却准备考虑为格鲁吉亚批准一次负有适当任务的新的维持和平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希望秘书长将能够尽快就此事向我们提出有利报告,以便能够便利难民在安全情况下返回,对停火的遵守能够得到监督,而格鲁吉亚共和国则能够开始恢复正常。

最后,我要指出,我们必须在让步基础上解决冲突。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政府已表明它愿就阿布哈兹的自治地位进行谈判。现在应由阿布哈兹一方为此让步作出努力,意识到安理会所代表的国际社会非常密切地注视着这一局势的发展。

卡登纳斯先生(阿根廷)(以西班牙语发言):我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及阿根廷共和国人民,感谢谢瓦尔德纳泽总统的光临及他刚就格鲁吉亚局势所作的发言。我们十分尊重他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对我们分析其国家危机极为有益。我们敦促他并通过他敦促其全体人民继续努力,以在将在尊重和宽容的基础上融合其包括少数民族

在内的全体人民的方案框架内，取得一项尊重格鲁吉亚领土完整的持久与和平的办法。

我们尤其赞赏地提到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需要遵守最近常常在其它地区遭到违反的国际人道主义法。我们还赞赏他明确谴责煽动情绪的做法，这种做法是破坏人类的稳定，并引起我们大家关注的冲突根源。尽管这有时难于理解，然而缓和这种情绪的唯一方法，就是沉着坚定、顽强以及起码的协商一致这一困难的混合。我们认为，这种混合将在对安理会正面对的危机作出反应中持续存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以法国代表的身份发言。

总统先生，我国政府欢迎你今天光临纽约。很高兴看到由你掌握贵国的命运，尤其高兴见到象你这样一位以致力于和平事业而著名的杰出人士。

我首先要向你保证，我国政府充分支持正在进行的旨在结束贵国不幸冲突，从而结束贵国人民可怕痛苦的谈判。正如你所知，法国不遗余力地促进日内瓦和平进程的成功。请你放心，法国将继续为争取解决冲突作出贡献。

我国政府愿在此就三个原则问题发出十分明确的信息：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领土完整；流离失所者和难民返回格鲁吉亚共和国的阿布哈兹；以及维持和平行动的方法。

FP

在未就一个能尊重格鲁吉亚共和国领土完整的方案达成一致的情况下，任何解决方案都是不可能的。旨在促进一种政治解决方案的宪法安排肯定可以由谈判进程产生。这将由你来决定。但我国政府认为，在已达成的最后解决方案框架内就贵国的领土完整原则作出妥协，这是不可能的。

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的返回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应尽一切努力确保他们在最佳条件下返回。这不仅是结束受影响人口的痛苦和恢复其权利而必须加以解决的一个痛苦的人道主义问题，而且也是一个具有实质性的政治问题。强行改变格鲁吉亚共和国阿布哈兹的种族构成是不可接受的。流离失所人员和难民的返回是政治解决

的另一个先决条件。

我还愿突出强调一下人们对当前的谈判进程寄予的希望。在这方面,我们对秘书长的特使布龙纳大使的努力和行动十分赞赏。我国政府希望看到谈判圆满成功。它希望不久看到在政治解决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以使安全理事会能够就在贵国部署维持和平部队作出决定。众所周知,我国政府对此种行动的原则持赞同态度。在此方面,我谨再次提及一下,此种行动必须与指导联合国介入维持和平的惯例相一致,特别是在其使命的确定、部队的组成和指挥及其筹资方面。

总统先生,我再次对安全理事会有机会在贵国未来的这个关键时刻聆听你的讲话表示欢迎。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责。

本次会议已没有其他人要发言了。继续审议本议程项目的安理会下次会议将在与安理会成员磋商后确定。

下午1点45分散会。